

漫读周末

看天下



羊城晚报国际评论员 钱克锦

2023年10月7日,哈马斯突然大规模袭击以色列本土,以色列随即展开报复,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。

当时,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,这场战争“不是按星期来计算”,而是按月来计算,意思是不会有很快结束。

即便如此,应该很少有人会想到,一年过去了,这场战争不仅没有结束,反而不断升级扩大,甚至有导致中东全面冲突的危险。

这一年,战事究竟是怎样发展的?以色列究竟有何计划?中东局势会发展到哪一步?

七线作战和两个重点

在谈到过去一年面临的作战环境时,内塔尼亚胡曾说,以色列是“七线作战”。这个说法虽有些夸张,但也无不道理。

所谓七条战线,是指以色列同时面对反对它的七股势力,即加沙地带的哈马斯,约旦河西岸的武装组织(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都是巴勒斯坦领土),黎巴嫩真主党,也门的胡塞武装,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武装组织,叙利亚境内的什叶派武装组织,以及这六股势力背后的伊朗。

七股势力中的前六股势力,都是伊朗支持的。除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之外,其他都是什叶派穆斯林武装组织。这些势力或远或近分布在以色列周围,被称为“抵抗之弧”,即抵抗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联盟。伊朗,则是以色列在中东的最大对手。

虽然以色列方面说“七线作战”,但这些势力中,胡塞武装和以色列远隔千里,只是偶尔发射导弹威胁以色列,更多靠袭击红海商船造成影响;约旦河西岸在以色列严密监视之下,当地武装难有大动作;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什叶派武装实力有限,只是偶尔发射火箭

骚扰;伊朗毕竟是个地区大国,不会轻易出手。

因此,以色列真正的战线就两条,加沙和北部的黎以边境,对手分别是哈马斯和黎真主党。

经过近一年的军事行动,以色列方面宣称,他们沉重打击了哈马斯。以色列军方称,哈马斯在加沙的武装人员和一些精锐部队如拉法旅和汗尤尼斯旅,都遭受严重损失;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修建的地道、指挥中心等设施,大部分也被以军摧毁;哈马斯领导人哈尼耶在伊朗境内被刺身亡。但是,哈马斯武装人员仍时不

时在加沙袭击以色列,哈马斯重要领导辛瓦尔至今还下落不明。

从2024年9月中旬开始,以色列重点打击黎巴嫩真主党。

真主党被看成是伊朗在该地区支持的最有实力的武装组织,人员多、武器多,而且有大量导弹。但以色列用了非常有争议的手段——即大规模引爆传呼机和对讲机的方式——令真主党遭到打击,随后又大规模定点轰炸真主党领导层,纳斯鲁拉也被炸身亡。以军还进入黎巴嫩南部地区,声称要清除当地的真主党人员和设施。

以色列的战略损失

总结过去一年,虽然以色列“越打越疯”,正咄咄逼人地要和伊朗一搏,但从更长远、更宏观的角度看,以色列即使能保证一代人的安全,它在战略层面的损失也非常大。

在去年10月份之前,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、战略趋势,是有利以色列的。

过去几年,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断改善。特别是2020年,通过亚伯拉罕协定,阿联酋和巴林正式承认以色列,以色列和沙特也在讨论关系正常化。

2023年9月,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不无得意地说,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努力下,出现了一个新中东。这个新中东就是指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,为中东和平发展作贡献。实际上,以色列当时的想法就是在这个框架下解决巴勒斯坦问题。

但是,随着哈马斯的袭击,以色列的报复造成平民伤亡,战争不断升级,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的进程受到阻碍,基本停顿,短期内很难恢复。

而且,以色列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越来越大,国际形象也越来越差。

所以,从整个战略上看、从以色列的长期安全环境来看,以色列虽然能重创哈马斯和真主党,保证一段时间的安全,但是在战略上和外交上的损失还是非常大。

从这个角度看,哈马斯、真主党和它们背后的伊朗,其实也是有战略收获的。

确保『一代人的安全』

以色列的这些行动,一直伴随着国际谴责,也令人心惊胆战。

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对加沙破坏极大。从最初对加沙北部和中部的大规模轰炸,到中后期对南部城市的定点轰炸,加沙60%的建筑遭到破坏。大量平民在炮火中丧生。加沙的医院、学校和很多援助机构陷入瘫痪,以军的封锁也令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难以进入加沙。以上行为都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。

以军发动对黎巴嫩的袭击之后,又导致大量民众流离失所,有的甚至穿越边境去叙利亚逃难。国际社会呼吁以色列克制,避免战火扩大,导致中东全面冲突。但哈马斯武装成功袭击了以色列本土,不仅杀害了平民,还打死、绑架以色列的军人,短暂占领了以色列的一些军营。

为什么以色列如此蛮横?有分析认为,对以色列来说,哈马斯去年的袭击既造成重大伤害,还是严重心理打击。

首先,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,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有关以色列的神话。过去几十年,以色列给周边国家的印象是军事强大,防线牢固严密,想成功袭击以色列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哈马斯武装成功袭击了以色列本土,不仅杀害了平民,还打死、绑架以色列的军人,短暂占领了以色列的一些军营。

其次,还有分析认为,这次袭击也改变了以色列的安全观念。2007年哈马斯控制加沙之后,以色列在看待加沙问题和周边安全问题时,有一个假设,即哈马斯这样的组织,在控制加沙、变成

管理者后,可能会温和一些,不会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。但哈马斯的袭击证明,这个判断是错的。

内塔尼亚胡最近视察黎巴嫩边境时曾对以色列士兵说,他们的行动将给以色列人带来“一代人的安全”。而且,不仅要打击这些组织,以色列可能还想趁机和它们背后的伊朗一搏,借此削弱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。

这也是目前最令人关注的事件——即以色列在黎巴嫩还要打多久?会不会轰炸伊朗?

韩国『换脸』色情犯罪入刑

10月8日,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两位人工智能专家,以表彰他们使用物理学工具为强大的机器学习方法奠定基础。其中一位获奖者发明了联想记忆,可以存储和重构图像,AI图像识别等技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。有趣的是,就在诺贝尔奖颁发前夕,韩国国会刚通过一项法案,把“拥有或观看AI换脸的色情图片和视频”这一行为定为犯罪,刑罚包括罚款和监禁等。

韩国AI换脸色情犯罪事件从今年5月开始发酵。当时,韩国媒体曝光,两个首尔大学的学生利用AI技术Deepfake,换脸合成了色情相片和视频,并通过通信软件进行传播,受害女性达到61人。8月底,韩国妇女人权研究所公布了一组数据,今年以来共有781名AI换脸受害者在线求助,其中36.9%是未成年人。另一家韩国媒体进一步报道,一个与AI换脸相关的网络聊天室竟然吸引了22万人,受害

者包括大量学生和未成年人,受到影响的学校超过200所。

据美国安全服务机构发布的《2023深度伪造技术现状》统计,在深度伪造技术受害人中,53%是韩国人,超过了美国(20%)、日本(10%)和英国(6%)加起来的总和。韩国政府已经做了一些补救措施,从2005年开始修订了约300项改善歧视女性的法律法规,此次换脸事件发酵后也承诺投入20亿韩元来开发识别、抑制换脸技术的系统,并通过了定性犯罪的法案。但是在实操层面,却很难发挥真正的威慑力。

为什么韩国会成为换脸色情犯罪的重灾区?一是因为参与人数众多,难免出现法不责众的情况。像上文提到,一个网络聊天室就有22万人订阅,韩国每年的新生人口也不过23万人。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,很难将所有犯罪者都绳之以法;二是“未成年”成为犯罪者的挡

箭牌。据称,韩国几乎每所学校都有一个隐秘的网络聊天室,用于传播AI换脸色情内容。上文提到,受害者有很大一部分是未成年人,可加害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人。他们的父母也“护犊情深”,主张这种行为只要批评教育就行了,完全没必要上升到刑罚的程度。

其实,问题的根源在于,韩国社会普遍存在性别歧视。

韩国国内调查显示,

有58.6%的年轻男性明确表

示反对女权主义,其中25.9%是“极端强烈”反对。

有一种说法笔者很赞同,

“性暴力实质上反映的是一

种想要侮辱和控制女性的心

态”。韩国女性在“AI换脸”

事件中无助到什么程度呢?她们已经不相信自己的政府和媒体,只能借助翻译器在其他国家的网络上发布求助帖,甚至声称“韩国女性没有国家”。

另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,前沿技术再度成为人性本恶的“放大镜”。“AI换脸”

深度解读

为什么把物理学奖给人工智能先驱?诺奖自圆其说

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

今年诺贝尔奖的一大看点,就是将物理学奖颁给了两位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。很多人感到意外,获奖者本人也都表示十分意外,物理学界还掀起了一场讨论。其原因在于,无论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·霍普菲尔德的“霍普菲尔德网络”,还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杰弗里·辛顿的“玻尔兹曼机”,成果都太“计算机科学”了,与传统的对物理学的理解不是一码事。

那物理学界是不是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呢?显然不是,有科学网站曾提前预测一批有资格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物理学家。只能感叹,诺奖也面临着僧多粥少的局面。

在诺奖颁布之前,其官网曾放出一个对评审的采访视频。她透露了诺奖出炉的过程:每年每个奖项的候选人都有数百人之多,评审们会仔细斟酌,进行现场投票,最终决定花落谁家。

结果大家都知道了,人工智能成为了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“主角”——表彰他们“为利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机器学习做出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”。此前,物理学奖还从未直接颁发给任何一项与计算机科学相关的研究。

显然,诺奖要给自己的决定找到足够的理由,“他们用物理学寻找到了信息中的模式。”诺奖官网上的标题相当显眼。一个“用”字(use),说明这只是使用了物理学的工具,而不是物理学本身的成绩。

获奖者之一——约翰·霍普菲尔德在1982年发明了“霍普菲尔德网络”。这种网络能够存储多个模式,并且在获得不完整或者有噪声的输入信息时,依然能够重构出最相似的存储模式。约翰·霍普菲尔德是从物理学研究中得到了灵感。他发现,磁性物质由于自身的原子弹自旋,使得相邻原子的自旋相互连接,利用这一特性,可以建立一个带有节点和连接的模型网络。这就是神经网络的雏形。

与此同时,另一名获奖者——杰弗里·辛顿正在思考如何让机器学会以人类的方式来处理信息。他和同事

在“霍普菲尔德网络”的基础上,运用统计物理学的思想,有了自己的新发现——以19世纪物理学家路德维希·玻尔兹曼的名字命名的“玻尔兹曼机”,是生成式模型的早期范例。一个经过训练的“玻尔兹曼机”可以识别出它以前从未见过的信息中熟悉的特征。是的,辛顿的成果让机器学会了“学习”。

虽然两位获奖者的成果属于计算机学科,但是没有物理学的基础和帮助,就无法实现跨越时代的成就。所以,诺奖评委会认为,二位在20世纪80年代的工作,为2010年左右开始的机器学习革命奠定了基础。

即使贵如诺贝尔奖,也无法对AI领域的一系列突破而不见。只是,当年的诺贝尔先生显然无法预料到百年之后的科技;突破传统的奖项定义,强调交叉领域的互补互强,让自己追赶上时代潮流,亦是必然。

看看隔壁的化学奖,一是表彰在“计算蛋白质设计”领域的成就;一是表彰在“蛋白质结构预测”上的贡献。说简单点,化学奖也给了AI。

所以,也有人说,别再区分物理、化学了,直接改名科学奖就完事了。毕竟,在未来,哪个领域用不到AI?哪怕是文学奖,你就能保证将来不会有AI的身影吗?

美军遗留哑弹爆炸 日本拟排查多座机场

日本媒体11日报道,位于宫崎县宫崎市的宫崎机场本月初发生美军遗留哑弹爆炸事件后,国土交通省将于16日对爆炸点附近区域展开排查,还计划将排查范围扩大至仙台、松山和那霸四座此前发生过哑弹的机场。

本月2日,宫崎机场一处跑道响起爆炸声并冒出烟雾,造成跑道塌陷,机场因此一度关闭。经日本自卫队调查,引发爆炸的是二战时期美军遗留的哑弹。

日本国土交通省宫崎机场事务所说,将于16日深夜开始使用探测设备对爆炸点附近区域进行哑弹排查。排查不影响航班正常起降。对机场全域的排查时间尚未确定。

据日本媒体报道,宫崎机场曾于2011年发现2枚哑弹,2021年又发现1枚,均未爆炸。

整理/吴大海